

火鍋

許嘉瑋

兩個只為對方著想的人是不能相戀的，L選擇用這句話當作結束。

我緩緩走進廚房，把昨夜的火鍋用保鮮膜縛上，推入冰箱最底層，像是有企圖一樣，我迅速將冰箱關上，轉身坐回沙發上，腳步已有些滯重。桌上的遙控器排成一排，電視的、錄放影機的、都整齊地躺著，或許這些都是有計畫的緘默，從L離開算起，時間絕不超過二十四個小時，這過程被消滅了聲音，像一齣完美的默片，連背景也一道刷成黑白。在雨中選擇分手，L安靜異常地離去，雨聲滴答滴答敲著為我們見證。

分針和秒針各用一次又一次地相擁別離來證明對彼此愛的純度，滴答滴答：我不懂是否只有在失去後才會明白珍惜，這個記憶一直停在昨天，雨持續刺探著回憶，極為綿密的，我不能反抗，也無力反抗。

和L的第一次約會是在火鍋店，那時鴛鴦鍋中騰湧的

氣泡異常洶湧，她說沸滾的情感是麻辣湯底的紅，也是大骨湯底的濃濃純白，她告訴我她是喜愛吃麻辣鍋的，像能一再享受戀愛的滋味；而白鍋是未說話時眼神的對望，總有些事物在浮沉。火鍋成了中文系的她口中的熱愛表徵，我不得不歎服L的聯想力。喜歡她被熱氣暈紅的臉，白裡透紅。

好像已過了中午，門外似乎有人來過，雨聲滴答，遠處傳來摩托車飛馳過的輪聲在偌大的屋裡盤旋，忽然有一個聲音，自內部反映著模糊的回響，不很確定的，我想是因為我餓了的緣故吧！總覺得有點空，安靜輕輕攪拌無聊的空氣，我把爐火轉開，溫度微凝的火鍋從思绪中飄出限制的賞味期限，昨天、今天，誰悄然嘆了一口氣，紅鍋白鍋是誰畫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線？咕嚕咕嚕：想像的憧憬在氣泡騰湧中反覆破滅。

沉默之外，失眠之後，我選擇漫步。對我而言，校園的生活大致來說是很愜意的，但稍嫌蕭索，除了遠方球場

不清晰的擊球聲證明我渺小的存在，從分手那一刻起，L是否便一直思考著我的定位，還是在她心中我也只是自助式的記憶，伸不進她走後留下的空白，連呼吸也一片不靜的頻率。

天氣陰壓壓的像要擠到額頭上來了，風中略帶潮冷的溼氣，雨針一根根刺入受傷的肌理，然後我忽然有了一些了解，孤獨和寂寞之間的差距大概仍有不同，我的孤獨是來自她一身無以解讀的寂寞，但我卻絲毫不懂她，天才總是孤獨的，我不禁納悶，中文系的人都這麼怪嗎？雖然我才開始想念她的影子、甚至體溫。

「吃塊花枝吧！牛肉也不錯喔！」四樓到了，「妳吃辣嗎？」「嗯一點點。」「那我幫妳調蘸醬囉。」電梯門就要關了，「等我一下啦！你吃這麼快幹嘛？」「這個是急不得的，太急會失去味道的，你知道嗎？」七樓到了，「唉唷！你又忘記人家不吃這個喔！」十三樓到了，「去吃你的羊肉爐啦！不用理我。」這撕裂瘖啞的喉音凝滯在十三樓——我的住處外，但我卻無能為力。

又是個壞天氣，我把窗子關上。一轉頭，竟發現火鍋在電磁爐上開始生根抽芽，相當溫吞地，如同另一種形式

的沉默，我倒是沒有察覺這情形是哪時候開始的，像是一點不對勁，我才被同學約到學校打了一下球而已啊！好好好：我承認我還順道到他們家去吃了點羊肉爐，只喝了點小酒，真的！我發誓我不是故意是妳自己說要吃什麼都可以的，結果我說去同學家吃羊肉爐妳又生氣，說什麼不吃羊肉爐的，連電話都不接，我才自己去的耶！妳自己說過，羊肉爐屬於男人的火鍋，真的，可以漫天胡地扯聊，是帶著血性的，是一開口就是一整個盛唐的刀劍，真的啦！連兩三罐啤酒也可以堆砌出一個燦爛的黃昏，其實妳根本不懂。唉！忽然想起妳吃燕餃的樣子，總是妳說的那種有婉約詞派的溫柔，火鍋蔓生的根已經快要覆蓋整個桌面了，L想必正在吃火鍋吧！我彷彿看到蒸氣的瀰漫。

「你怎麼把所有的料都一起倒下去啊！」「這樣不是比較快熟嗎？」「像是大雜燴一樣，根本就吃不出食材的味道，我喜歡先放蔬菜，等熬出甜甜的味道後再把其他的食材放進去，這樣才有吃火鍋的感覺啊！你難道不知道肉有肉的厚實度，蔬菜卻有獨特的甜味，沒有層次地混在一起是很奇怪的耶！」「哇！難怪你們女生吃飯都這麼慢，連吃火鍋都有這麼多道理。」「哪有，你看你又把湯底弄得髒兮兮了啦！」「沒關係吧！火鍋料可以吃就好了啊，來，啊～」「我才不要咧！我還是吃我自己這邊的就好

了。」「可是一直吃白鍋不是很沒有變化。」「誰教你要把麻辣的那一邊弄得亂七八糟，害我沒有食慾。」「好嘛好嘛，不然我叫店員換一鍋不就好了。」「算了啦，換鍋這些料要怎麼辦？何況怎麼可以說換鍋就換鍋咧！」「可是……」「我們只是來吃個飯不是嗎？」

不能說是爭吵，只是談話就在不知所云中結束。

雨好像有小一點了，但是風吹來還是有一點料峭的寒意，像是淚水落到我臉頰、肩膀、胸膛一樣，「妳大概不會回來了，L」火鍋的根即將要滲透這個房間，火鍋料都鏽出斑斑的綠苔了，從火鍋開始，從火鍋陳舊記憶，總算還可以說是完整的愛情故事。但她做的火鍋我現在還捨不得吃完。只是重複把它熱了又放涼。

「如果是豬肉的話，刀法就要斜落四十五度，片肉的厚度最好是二厘一分，這樣涮起來才會爽脆又不老硬；假使是羊肉的話就要順著肌理，不過要記得繞過血脈結紮之處，片成紙薄，覷著日光看彷彿就能透熟，哪像你們的吃法，簡直就是暴殄天物……」看她說得頭頭是道，我不禁好奇，難道她真的曾經這樣吃過。記得那時很篤定地告訴我，「我爸曾經這樣整治給我吃過。」「整治」？我的天啊！或許讀中文系的人常常會這樣精神中毒吧！只見L又

夾起一塊看來切得很不均勻的肉片，很不滿意的，她嘆了口氣，終於還是放下了。這應該就是她的堅持吧！我想。

蒸沸的火鍋熱氣裡，L的背影開始模糊，我一次又一次地加熱，她的身形卻越來越不清楚，離去前她到底說了些什麼？我記不得，頭好痛，混亂的不只是鍋中湯底的顏色，「喂！別走啊妳」滿腦子都充斥細碎的沫泡，彼此衝擊後產生更多的沫泡，同時也釋放能量。

「喂！傻子，在想什麼啊！不快点吃的話，火鍋都快滾到滿出來了，看你想得那麼出神，是什麼事情啊？」「沒：沒有啦！」我吶吶地回答著，同樣是一鍋鴛鴦，一樣是涇渭分明的紅白湯底，L的容顏竟又清楚了起來，難道剛才都是我的幻想嗎？還是……

L已經一股腦兒地將所有的火鍋料都倒進火鍋裡了，這不會真的吧！我眼裡開始出現搔著頭的問號。L笑笑道說：「這樣攪和在一起才甜蜜啊！」我越來越糊塗了，一定是我傻了，否則就是我作夢，但是火鍋的熱度很清楚，外面的雨還在下，而且越來越大，她夾了滿滿一碗的火鍋料給我，臉上還淺淺笑著，「開動囉！」我的任務被簡化成只要拼命咀嚼就可以了，或許本來我的任務就只是把煮

好的火鍋料一口口吃完而已。

腦中彷彿幻境的煮火鍋理論和片肉的法則，一定都是某個很夏天的午後，我做實驗時偶然想起的荒謬念頭，雖然清楚卻是屬於很武俠式的，L還是我的女朋友，剛剛夢裡的淚應該不是淚，而是火鍋急著拋掉的水蒸氣。

我還一直以為我很清楚，但是事情卻好像並非如此，就當作是我失神了一下好了。我想，我的愛情一輩子都和火鍋離不了關係了，哎！火鍋不知道是誰發明的，或許那些理論也不會是真的，火鍋肯定不會從桌面下發出根芽來，我自己都不得不承認，我的想法有時候比L更哈利波特。難道不是嗎？有點討厭這種不真實的意識流。

「看你還敢不敢沒報備就去吃羊肉爐。」結帳時，L忽然摺下這句語意曖昧話，靠著出口，一陣風不經意地吹入，而那雨，又落在我的肩膀上。

